

颖视界

电影《哪吒之魔童闹海》： 新神话的时代力量

□杨颖琦

2019年，“魔童”哪吒横空出世，一句“我命由我不由天”点燃观众的观影热情，成为当年动画电影之冠。在今年的春节档，续作《哪吒之魔童闹海》以更加亮眼的票房成绩成为中国影史冠军，截至发稿时，票房已突破91亿。从剧情的层层递进、人物故事的细腻铺陈，到令人惊叹的视觉特效，观众们也沉浸其中，乐此不疲地深挖着电影中的处处细节。

在第一部《哪吒之魔童降世》中，因为灵珠和魔丸的错位，哪吒和敖丙的身份与命运被意外改写，哪吒也被世人视为“魔童”，不被大家理解和接受。三年天雷劫之期到来之际，“魔丸”哪吒被父母的爱与牺牲感化，“灵珠”敖丙也遵从自己内心的选择，最终二人合力扛下天雷。第二部的故事就是从这里开始。天劫之后，在七色宝莲的庇护下，虽然二人肉身已毁，灵魂却保留了下来。在太乙真人帮助二人重塑肉身时，申公豹与龙族的误伤，使得敖丙的灵魂不得已附在了哪吒身上。为了帮敖丙再次重塑肉身，他们前往天上的玉虚宫，希望能够通过仙界考核拿到玉液琼浆。

不同于第一部对于哪吒自我身份的拷问，电影《哪吒之魔童闹海》通过对魔与仙、正义与邪恶的追问，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更加真实、立体的哪吒。于家庭，有叛逆、有成长，从最初不愿拥抱母亲的别扭，到结尾时突破心咒、抱着母亲大哭的改变；于社会，有担当、有责任，是毅然摆脱曾经遭受的歧视偏见、用自己的方式保护身边的人；于自己，是“小爷是魔，那又如何”“若前方无路，我便踏出一条路的抗争”，是“我想试试”改变这个世界的赤子之心。

影片中更具颠覆性的是对“正



义”的祛魅。影片塑造了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阶层体系：最高层是由无量仙翁及阐教弟子构成的仙界，中间是普通民众，最底层是包括龙族在内的妖界，还包括通过自身努力修炼成仙的申公豹。陈塘关屠城的真相揭露之后，那些为了“修仙考编”而挤破脑袋修炼的民众和妖族的身影显得更为“可笑”。为了所谓的“正道”，无量仙翁秉持着“非我族类，其心必异”的想法，不断抓捕妖族用于炼丹。而他的计划也在陈塘关覆灭之后被逃出生天的李靖和殷夫人戳穿，最终大家合力打破天元鼎，扭转了自己的命运。

“我们还年轻，不知天高地厚”。从第一部到第二部，影片将哪吒的叛逆从“逆天改命”的个体抗

争，升级为对不公的集体反抗。传统神话中的“天命”被置换为“修仙考编”的荒诞规则——一个等级森严的三界体系，仙界垄断话语权，妖族沦为被规训的底层，普通民众则盲目追逐“正统认证”。这种设定既是对传统文学的解构，更是对当代社会不良现象的辛辣隐喻。当哪吒怒吼“小爷是魔，那又如何”时，他挑战的已非之前的“宿命论”，而是将“成仙”等同于成功的单一价值体系。

在视觉效果上，影片更是构建了新神话的美学场域，春和景明的陈塘关、祥云袅袅的玉虚宫、炽热难耐的东海炼狱……从“五彩斑斓的白色”宝莲到无数条绑在怪兽身上的锁链，从“剔骨削肉”情节中身体撕裂的既视感到陈塘关大战中仙妖对冲的大战特效，电影主创团队的奇思妙想让这部影片成为票房冠军，而为影片特效“死磕”的138家动画公司则成为现实生活中的“万龙甲”。

从“我命由我不由天”到“对抗不公规则”，“魔童”哪吒的怒吼精准击中了当代社会人们的精神困境：在竞争内卷、价值迷茫中寻找自我突围的路径。更深远的是，电影《哪吒之魔童闹海》通过龙族与人类的和解、去中心化的新神话秩序，完成了对传统神话故事的解构与重组，用“忠于心而非阵营”的价值观，向世界展现中国文化力量。

从明代小说《封神演义》到1979年上美版的《哪吒闹海》，从陪伴着无数“90后”长大的“少年英雄小哪吒”再到如今的“魔童”哪吒，这个经典神话形象从书页走向大银幕，无数文艺创作者用一次又一次的创新，寻找远古神话、传统演绎与当下时代在情感结构上的共通之处，让观众沉浸在精彩的剧情之中，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生生不息的魅力。

文化动态

博物馆里过大年

□刘丽

春节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传统佳节，承载着深厚的文化积淀与阖家团圆的美好祈愿。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，让市民在浓浓的年味中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，盐湖区博物馆于春节假期开展了多场主题社会教育活动，吸引了众多青少年踊跃参与。

活动现场，博物馆工作人员先开启了传统文化“讲座”，从手工制作艺术的起源讲起，阐述它的千年发展历程，还详细介绍了南北不同的风格特点，同时解读了不同图案背后蕴含的吉祥寓意，让大家明白手工制作不仅是艺术，还是民众对美好生活的寄托。紧接着，体验手工制作环节开始（下图），青少年们纷纷拿起材料和工具进行创作。不一会儿，形态各异、寓意吉祥的特色作品便呈现在大家面前。大家相互欣赏、交流，现场洋溢着浓厚的节日氛围。

家长们耐心的陪伴，则构成了一幅幅温馨的画面。有的精心描绘着细致的图案；有的设计出独特的几何图形，为传统艺术注入现代气息；还有的巧妙借鉴经典元素，在传承的基础上大胆创新。经过一番努力，一件件独具匠心的手工作品诞生，孩子们兴奋地介绍着自己作品的创意来源，家长们则分享创作过程中的点滴趣事。大家相互欣赏、相互学习，现场气氛热烈而融洽。

此外，春节期间，盐湖区博物馆还为观众提供了免费讲解服务，使更多观众能够深入了解博物馆的藏品和历史背景，提升大众的文化素养。通过专业讲解，观众能更好地理解展品，感受其背后的文化价值，有助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更好地理解并欣赏展品，促进文化交流与融合。

在博物馆里赏展览、过大年、“寻年味儿”已经成为一种新风尚。春节期间，大家在亲人团聚、走亲访友之余，走进博物馆，通过寓教于乐的方式，将传统文化教育融入活动中，在参观游览和手工实践中深入了解家乡历史文化，不仅进一步增强了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，拉近了自身与传统文化的距离，还让中国年更有了中国味。



文化茶座

夏县籍红色导演李俊与《闪闪的红星》

□夏明亮

李俊（1922年~2013年），原名李世俊，我市夏县人，新中国电影导演领军人物之一。在1995年12月举办的纪念世界电影诞生100周年暨中国电影诞生90周年“中国电影世纪奖”评选中，他与其他15位导演一起荣获“中国电影世纪奖·导演奖”。他一生执导了《回民支队》《农奴》《闪闪的红星》《南海长城》《归心似箭》《许茂和他的女儿们》《大决战》等20余部电影经典力作，一部部如历史的年轮，深深地嵌入人们的记忆中。

20世纪70年代初，李俊受命执导电影《闪闪的红星》。影片讲述了江西革命根据地年仅10岁的潘冬子为替被敌人残杀的妈妈报仇，一心想参加红军。怀着这个心愿，他机智地与敌人周旋，冒险为游击队送盐送信，并在残酷的斗争中成长成熟，终于成为一名与父亲一样的红军战士。

在拍摄宋大爹送潘冬子乘竹筏顺江而下，到镇上来店当侦查员的场景时，李俊导演颇费了一番脑子。原来剧本上只有这样几句话：“两岸青山，夹着一湾绿水。一只竹排顺江而下。宋大爹撑篙。小冬子脚穿布鞋，头扎头巾，安静地坐在小包袱上。初升红日，映照江头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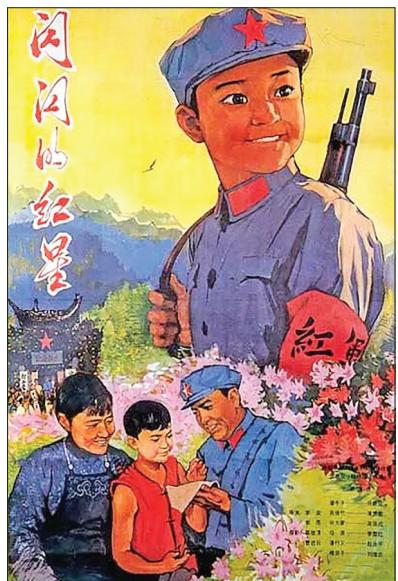
为了拍好这个场景，李俊和摄影师蔡继渭多次前往外景地江西省浮梁县鹅湖，沿着鹅湖附近的一条河流仔细考察。当时摄制组只有一台摄影机，李俊设计了多种拍摄方案，有河岸机位的、有竹排机位的、有全景的、有特写的，力求多角度、全方位塑造一个迎着大风大浪锻炼成长的少年英雄潘冬子形象。

为了烘托气氛、升华主题，李俊决定在这段场景中添加一段插曲。他自己动手，先写了一段歌词：“小小竹排顺江游，两岸青山身后留。今日悄悄去，明日满江红。”写完初稿，李俊就拿到摄制组征求大家的意见。大家认为总体感觉不错，但还

缺少点值得回味的内容。

秉持着对艺术精益求精的精神，几天里，他与其他词作者一起精心构思、反复推敲，才形成定稿，这就是今天人们熟悉的《红星照我去战斗》歌词：“小小竹排江中游，巍巍青山两岸走。雄鹰展翅飞，哪怕风雨骤。革命重担挑肩上，党的教导记心头……红星闪闪亮，照我去战斗，革命代代如潮涌，前赴后继跟党走。砸碎万恶的旧世界，万里江山披锦绣。”

电影播出后，这段场景受到大家的热烈欢迎。两岸郁郁葱葱的青山，迎着风浪搏击长空的雄鹰，手捧闪闪红星的少年潘冬子，持杆用力划着竹排的宋大爹，再配上李双江的精彩演唱，成为一个极富诗意的经典画面。当李双江唱到“红星闪闪亮”时，电影中恰好出现的是潘冬子手捧红星的画面，情景交融，令人称绝。这首红色歌曲传唱了半个多世纪，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永恒记忆。



▲电影《闪闪的红星》剧照